

封面·话题

让哲思在教育里生长

倪凯歌

幼儿园里也能开展哲学课？许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话题时难免会感到疑惑。实际上，儿童哲学并非深奥抽象的学术理论，而是一种贴近儿童生活经验、符合儿童思维特点的探究式教育活动。儿童哲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马修·李普曼创立，其英文名称Philosophy for Children，在国内习惯简称为“儿童哲学”。

在理论与行动研究中前行

近年来，我先后主持十余项与儿童哲学及学前教育相关的省、厅、市级课题，围绕儿童哲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持续深化。最初，在教育戏剧融入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研究、项目中，我将戏剧元素引入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在后续开展的“基于绘本的儿童哲学课程研究”中，我以绘本为刺激物，探究在幼儿园开展儿童哲学的路径。同时，在“关怀理论”视域下河北省农村学前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机制研究、基于儿童哲学的幼儿园德育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儿童哲学促进幼儿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对策研究”等课题，则进一步关注应用儿童哲学促进价值观教育与文化认同。此外，小学教师实施儿童哲学教育的路径、挑战与效果评估研究”则拓展了儿童哲学在小学阶段的实施。

我也积极探索儿童哲学与教师培训的深度融合，主持多项横向课题，为国内幼儿园与小学儿童哲学教育提供专业咨询与实践指导，并与多地教师开展深度合作，通过我开发的“SMILE”培训模式，以全面提升教师开展儿童哲学探究的专业能力：“S（Sense，体验）”引导教师亲身参与哲学探究活动并进行感悟总结；“M（Monitor，观

哲学”。

儿童哲学通常以绘本、故事为载体，采用哲学探究团体教学法（Community of Inquiry，CoI），通过倾听与对话，引导儿童在批判性思考、创造性思考、关怀性思考、沟通协作和文化认同等方面获得全面提升。这种教育方法充分尊重并倾听儿童的声音，激发幼儿作为主动探究者的主体性与内在潜能。同时，儿童哲学对教师专业成长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组织教师观摩儿童探究活动并给予即时反馈与深度研讨；I（Inquiry，探究）围绕儿童哲学相关理论与探究流程开展集中培训与答疑；L（Lead，引领）鼓励教师自主设计并开展探究活动，组织专家与同行观摩后进行深度反馈；E（Evaluate，评价）在实践后进行集体评价，持续改进教学策略，推动教师成长路径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闭环发展。”

2025年初，为更好地推动儿童哲学在全国学前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在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高振宇的发起下，我们联合多所高校、名师工作室及幼儿园共同成立了“全国学前儿童哲学教育联盟”，设立了健康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哲学、艺术哲学、STME哲学、游戏哲学、戏剧哲学、生活哲学、家园社合作、儿童友好和特需儿童哲学教育11个哲学教育项目组。此外，我还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马六甲等地区开设了“儿童华文哲思工作坊”，将华文学习与哲学对话探究相结合，通过经典寓言和传统故事培养当地华裔儿童的高阶思维和文化认同感。实践表明，儿童哲学并无国界限制，每个儿童都能在哲学对话与故事中得到深入的思考和情感启迪。

教师如何读懂“儿童”这部哲学书

作为教师，读懂儿童，不仅是理解他们外在的语言与行为表现，更要深入探寻他们内在的思考与精神世界。经过多年在儿童哲学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探索，我逐渐认识到，教师要真正理解儿童，可以通过倾听与对话、共读绘本、提升哲学素养、借助人工智能，以及回归生活实践这五条途径。

倾听与对话：搭建理解儿童的桥梁

倾听是读懂儿童的起点，儿童的语言、行为及问题，体现了他们对世界最真实的感知与思考方式。例如，在以绘本《小蓝和小黄》开展哲学探究时，儿童提出的“朋友一样好，还是不同好”“如果我改变了，我还是我吗”等问题，看似简单，却隐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如友谊与身份认同。对这些“不确定”问题的回应，教师无须直接给予答案，而是通过探究团体，在倾听与对话中构建理解与意义。

绘本：探寻儿童内心世界的窗口

作为儿童哲学的重要刺激物，绘本连接了儿童感性的直觉经验与理性的哲学思辨，架起了进入儿童内心世界的桥梁。绘本具有独特的儿童性，其图画与文字交互相融，能直观、生动地表达丰富的生活经验。教师在选择绘本时，应关注其内容的深度与多义性，充分调动幼儿的情感与想象力，引发持续而深入的哲学对话与思考，避免简单的道德说教。绘本蕴含或激发出的主题富含哲学性，其叙事

往往提供了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困惑情境，能唤起儿童对生命、友谊、自我认同等议题的深刻反思。因此，绘本是探寻儿童内心世界的重要窗口。

阅读哲学经典：提升教师的哲学敏感力

作为儿童哲学探究的引导者，教师自身的哲学素养尤为重要。阅读经典哲学书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张卜天译《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等著作，有助于教师掌握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与探讨方式。教师深入阅读这些经典著作，能够提升哲学敏感性，更有效地识别儿童日常语言与行为背后的哲学价值。以“美是什么”为例，教师可以结合书中的审美理论，引导幼儿思考“什么让一件东西变得美丽”“为什么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审美观点不同”等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拓展哲学探究空间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为教师理解儿童哲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教师可以借助DeepSeek（深度求索）等人工智能工具生成适合儿童认知特点的哲学探究问题，系统梳理绘本故事的哲学主题与内涵，帮助教师更精准地引导幼儿开展哲学探讨。例如，借助DeepSeek分析绘本《等一会儿，小蓝，聪聪》时，可以更系统地挖掘时间观念、存在与体验、亲子关系等哲学主题。然而，教师也需注意，人工智能仅作为辅助工

延伸阅读

《幼儿园里的儿童哲学》

倪凯歌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4年1月

本书围绕幼儿园如何实施儿童哲学这一核心议题，从幼儿园实施儿童哲学的可能性、独特性与价值入手，聚焦在儿童哲学的实施模式、环境创设、目标设计、内容选择、主题确定、实施方式、评价七个方面，从理念到策略，详细呈现幼儿园儿童哲学活动设计与实施的过程，并有大量鲜活的案例。另外，还探讨了儿童哲学与瑞吉欧教学法、STEM课程、食育、幼小衔接、家园社共育等的关系，为全国日益增长的幼儿园儿童哲学实践群体提供了参考借鉴。

读思录

余文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之夏》（〔荷〕扬·布罗肯著，廖迅译）中，我读到“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偏爱文学，我们把维克多·雨果的作品翻得破烂不堪。当创作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生活便不再乏味。这时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活力，他的激情也感染了我。他以惊人的速度写作数小时，随后大声朗诵所有段落，而且常常是站着朗诵。这段话更让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雨果的相承关系，还认识到对喜欢的作品进行朗读会带来不一样的感知。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杨赢老师组建的读书群里也是每天朗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完这本后，又开始朗读《悲惨世界》，一般是读完一章节后提问讨论交流。几个月或者一个学期有读完一本书。阅读引导思考，一种强烈的具身效果和更深入的文本理解像春天的植物般生长：走向自我，理解生活。”

徐冰在《我的真文字》中写他对齐白石画作《白菜辣椒图》中两只红辣椒的认识时说：“什么人能把这辣椒看得这么红？只有那种对生活热爱至深的，天真、善意的眼睛才能看到”。齐白石身上“对人类的善意，对自然的尊重，对所有生命的爱使之成为一代大师。齐白石也自述：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的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费了我的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无疑，读到这里，我们会对真善美的人和事肃然起敬，通过徐冰、通过齐白石，我们会对家国、土地、生命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和感受。它是一种无声的教诲，增长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发现。打开书卷能熏陶内心，使我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金哲为在《不必向长安》中记载明代吴地隐士沈周“早早入睡，却于夜半时分自然醒来。他干脆披衣坐起，点上一盏烛灯，从堆满书籍的案台上随意抽起一本来看。看累了，就放下书望向窗外。久雨新霁，月色淡淡映窗户，四听悄然”。读到这里，我们如同看到一位读书人深夜随兴读书的怡然场景，也能深切感受到汉语辞达意丰的美丽。阅读书身、阅读自然，自是安定自我、增加自身免疫力的强大内核。艺术表达本质上都是因对具体生活仍葆有最真挚的热爱，阅读亦然。宋代周弼的《夜深》一诗描写得多么美：“虚堂人静不闻更，独坐书床对夜灯。门外不

书房故事

我最初的书房

一苇

我从小有个热望，就是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没有喧嚣，不受干扰，完全地获得自由，拥有充裕的时间，读我喜欢读的书，写我想要写的诗。

那时候我那么小，自知这个想法以我之力暂时无法达成，于是我独自站立在东江边，迎着江风祈求：给我一间书吧吧，我要读一辈子书，写一辈子诗，我要邀请杜甫、王维、李白做我的心灵之友，我要像鲁迅、泰戈尔、海明威、罗曼·罗兰那样写文章。

我出生于一个每天鸡飞狗跳的岭南农村家庭，为了养活我们几个孩子，父母除了耕田种地，还要外出做工，他们挣的钱那么少，扣除医药费后，很多时候连买菜的钱都不够。我们总是很长时间没有肉吃，每天清晨喝一碗稀粥就跑去上学，没到放学就饿得发慌。一回到家，父母不是在对骂，就是在骂我们。我相对自觉，总是快手快脚把家务活干掉，以最快的速度扫地、洗衣服、洗青菜、煮饭。为的是赶紧完成，好有时间去读手头上的那本书。

我的第一本课外书是祖父的遗物《唐诗三百首》，封面和封底早掉了，发黄的书页上印着繁体的唐诗。有一段时间，它成了我的精神家园，每回劈好柴，坐到灶前烧火，我就取出那本书，细细地读。我尤其享受为家人烧洗澡水的夜晚，冬天，背靠着温暖的柴

如春雪霁，半峰残月一溪冰。入神，忘我，与万物为一，是因为我们拥有阅读生活。我们的肉身有限，而阅读以其不朽的跋涉让我们在朝向真知的路上获得巨大的欢欣与充实。

读李一冰《苏东坡传》，我为苏轼一生唏嘘、感动。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常州将逝之时，他说：“死生亦细故尔！”回顾平生，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着力即差”。苏轼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烈心肠，再经后天的儒学者的严格训练，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眼前。李一冰如是评说：“东坡永远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大地上，同其悲欢，同其好恶，像个亲密的朋友。我们读到苏子当哭的长歌，抑或欢愉的短唱，都是传主的血肉材料和生命的真相。阅读帮助我们逼近生命真相、把握生活本质，从而激发我们抓紧生命存在的每一时刻去尽力自我建设的热望。”

有时候找到并读到一本好书，就像《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安东妮蒂那样：“达到放假的日子，她就看书。姊弟两人各看各的。虽然他们这样相爱，但还是不能高声地一同念一本书。那会使他们觉得衰淡的。他们以为一册美妙的书是一桩秘密，只应当在静寂的心头细细地体会。遇到特别美的地方，他们就递给对方，指着那一节说：‘你念吧！’于是，一个念着的时候，另外一个已经念过的就睁着明亮的眼睛，瞧对方脸上的表情，跟她（他）一同吟味。他们往往对着书本不念：只顾把肘子撑在桌上谈天。越是夜深，他们越需要互相倾吐，而且心里的话也更容易说出来。读到这里，你不能不感慨阅读带来的惊讶和新奇，阅读带来的成人之美！”

阅读就是这样。一旦真正浸入文本的天地，你就会进入凝神时刻，好的作品像黑洞一样将我们卷入其中，浑然忘我，唯听见呼吸声、翻动书页或笔走圈画的声音，如欧阳修诗中的“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多么平凡，又是多么了不起！数字时代，一册经典在手，更是如此弥足珍贵的体验。

春天正当其时，我们打开书卷或走向自然，去盎然焕发一下，如何？昨天，在紧张的高三备考课堂上，我停下讲课，喊孩子们听下窗外的鸟鸣：那是什么鸟的叫声？这一刻大家七嘴八舌，从书卷里抬头看向窗外；这也可能是特别的一刻，教室里五十多双眼睛顿时焕发出明亮的光芒。

（作者系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语文高级教师、中国教育报2023年度推动读书十大大人物）

草，面前是燃烧的炉灶，我缓慢地加柴，让柴火照亮书页上的文字。我就这样读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爱极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有时低声念“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有时高声读“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多么爱那些诗，它们是我童年时遇到的奇珍异宝，那些远古的文字犹如美玉，音韵洁净温润，而内有限蕴藏。

就在那些柴火明亮的童年夜晚，我读了鲁迅的《野草》，读了泰戈尔的《飞鸟集》，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了罗曼·罗兰厚厚的三本《约翰·克里斯朵夫》。有一回，我的书被母亲丢进灶里烧掉了，我哭了一场，然后把笔记本铺在膝盖上，开始写日记。也许那些不能叫日记，那是最真切的我眼所见、我心所感、我梦所在。我写了很多诗，甚至写了一些小说的开头。事实上，那是我写作生涯的起点。那时我总能考第一，总是“三好学生”，每个学期我都会获得奖品，我有厚厚的软皮抄，有书写流畅的钢笔，还有一瓶纯蓝的钢笔墨水。

如今想来，那间简陋零乱的厨房实在是我最初的书房。它早已倒塌，被全面拆除，连一块砖头也没有留下来。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它完好无损，至今燃烧着温暖的柴火，照亮我此生的道路。

（作者系语文教师，著有《中国故事》等）



【美】索尔·斯坦伯格 绘

本文配图选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和孩子一起哲思》